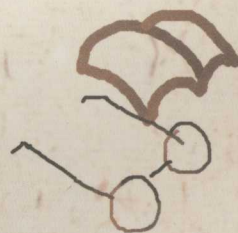


寂寞中的愉悦

金梅 著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嗜书一生的孙犁



寂寞中的愉悦

金梅 著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嗜书一生的孙犁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寂寞中的愉悦:嗜书一生的孙犁/金梅著. - 郑州:
河南人民出版社, 2007. 7
ISBN 978 - 7 - 215 - 06117 - 0

I. 寂… II. 金… III. 孙犁(1913 ~ 2002) - 生平
事迹 IV. K825. 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01238 号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地址: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:450002 电话:65723341)

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文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680 毫米×960 毫米 1/16 印张 20

字数 260 千字 印数 1 - 4 000 册

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28.00 元

序

任芙康

序

《寂寞中的愉悦》即将出版,这是金梅的第十五本书,一本叙述孙犁一生阅读之路的传记。他嘱我写序,几乎没有犹豫,就答应了。不料真动笔,却心底起浪,一时不知由哪说起。

屈指算来,认识金梅时,他四十几岁,我不到三十。交往延续至今,未曾有过间断。通常说,人与人之间,相识容易相知难,而最初的接触,往往奠定日后往来的基调。

记得第一回去《新港》编辑部,因这里曾是颇有影响的文学要塞,不免胆怯。走进新华路上的老洋楼,踮脚前行,木地板仍被踩出嘎嘎的声响。我要找的编辑不在,初次见面的金梅,看罢我送上的一篇杂文,点头说好,将稿留下。告别时,我拜托他将稿子转交那位熟人。他神色依然,“可以可以”地应着,并送我下楼。

事后才晓得,金梅是刊物负责人之一,杂文终审就归他。但他丝毫不在意陌生作者的“目中无人”,很快将稿子发了出来。

两年后,我从部队转业到《新港》,与金梅做了同事。方知金梅是上海人,曾就读北大中文系。那时编辑部实行坐班制,所有人几乎朝夕相处。便见金梅每天埋头做着两件事,上班读别人的稿,下班写自己的书。他的学养,他的责任心,他的刻苦精神,皆受到众人认可和尊敬。时间长了,慢慢知道,金梅性格内向,无关之事从不参与。突然有一次,他却表现出很强的主见,令人十分意外。当时一位同事申请入党,受父亲牵累,久拖无果。其父于抗战中中弹身亡,一说遭日本人射杀,一说被八路军击毙。夺命的子弹虽只一枚,可由谁射出,性质迥异。因岁月久远,想弄清枪手面目,事实上已无可能。如此难题,使该同事几乎绝望,与人谈

心常至哽咽。其境况，令人同情却无奈。这时唯有金梅，站出来替他说话，又恰逢政治气氛开始改善，此君终于了却夙愿。20多年过去，金梅仗义执言的神态，仍历历在目。

绝大多数时候，金梅都过着平静的日子。但他并未身处真空，文坛上一些闲言碎语，非他所愿，时来做无聊的造访。他多当耳旁风，误会任其误会，闲言任其闲言，一味地独善其身。走进他素朴的家中，给人印象深的，是书房里四壁旧书，满架满柜，泛出一种特殊的黄，似乎映衬出金梅读书岁月的沧桑，这很容易叫人受到感染，超越你长我短的计较，平息心中过分的欲念。

熟悉他的朋友，无不信服金梅做学问，跟他做人一样平静。中国现代文学这一块，他静心修行，体会尤多。20世纪80年代初期，上海文艺出版社异军突起，以重视出版现代文学学术专著闻名于学界。光是有关叶圣陶研究的书稿，该社就收到数部，可谓群芳争艳。金梅写的三十万字的《论叶圣陶的文学创作》最终脱颖而出，绝非侥幸，自有与他人不同处。金梅治学，毫不夸张，是称得起“筚路蓝缕”的。而时下的文论圈中，这四字已日渐贬值，随处招摇，成为急功近利之徒相互奉承的礼品。

在当代文学批评领域，区别于众多活跃分子，金梅颇有独到的收获。前者属于追踪型评家，几乎是创作前脚走，评论后脚撵，刚看个开头，或只读个结尾，便洋洋洒洒，点评得有板有眼。其中拔尖角色，仅据一个书名，就敢宣告“震撼”之作问世。此类鼓手，长袖善舞于文坛，人气指数如春节前后的火车站。然热闹归热闹，其致命伤却是胎中带来。季节一过，风向变易，倡导已不再是最初那个倡导，时兴已不再是先前那个时兴。即使有机会结集出书，翻检旧作，已多悖时宜矣。而金梅属于学问型评家，单看他评说的对象，肯定不是谁红去追谁，即使偶或撰写应邀的时文，也会表现出别一番品相。二者的区别，表面看隔着一层纸，究其实差着几重山。金梅前后曾花四五年时间，与二十多位作家通信谈创作。作家个个实力派，但人人回函不敷衍。每组通信探讨艺术规律，解剖写作实际，良友诤友，列优指谬，全然不见廉价的吹捧与高蹈的忽悠。通信合集《文学奥秘的探寻》出版后，遍获好评。多年后再读此书，丝毫不觉年代的隔膜，仍处处窥见其真知灼见。金梅这般佳构频出的高效状态，望尘者多，超越者少，为人称道，

亦引人嫉羨。

1988年年初开始,金梅遇尴尬,前后一两年。像他那样处逆境而安之泰然,文人通常是不易做到的。但见金梅不声不响,沉稳如常。两年多过去,拿出一部甚有分量的《傅雷传》。傅雷是他老乡,为傅作传,已存念多年,惜无时间。今日赋闲,虽属歪打正着,但得到的成全实实在在,内心里感激都来不及,哪还说得出一个“怨”字。这本书很快由南方一家出版社出版,细水长流地卖着,数年间不知加印了多少回。奇怪的是,该书责编每次来信都诉苦,说书积压库中,上司不悦,弄得他如何狼狈之类。但更奇怪的是,这本书一边“积压”着,又一边加印着。我们知道后都不平,建议他与这种伙伴快分手。金梅却并不真生气,始终容忍着对方的抱怨与加印,也连同容忍着每次再版后的一点点“印数”稿酬。

历经数十载学术生涯,金梅与孙犁研究结下不解之缘。他学习孙犁,研究孙犁,撰写或选编与孙犁直接相关的专著,已有五六部出版。据我所知,多年间孙犁凡有选购书刊、查找资料的琐事找他,他必是有求即应,及时办妥,故而他与孙犁的个人情谊甚好。但遍寻金梅的文章,你根本闻不出“我的朋友胡适之”一类味道。他是他,孙犁是孙犁,尽管熟稔,却从不炫示热络,从不借以参照,这是颇为难能可贵的。

曾有一段时间,一群热心者树孙犁为旗,划冀中为圆,幻化出一个“荷花淀派”。其做法附会,显而易见。大凡作家的归类,须遵循内在逻辑,经历、观念及其题材、风格等,必是不可或缺的要件。孙犁的非凡不容置疑,但一位孙犁,焉能成派?搜寻孙犁之外,有谁悟得孙犁的韵味,又有谁识得孙犁的气象?仅仅东施效颦,描画一二村妇、三五芦苇、八九荷花,便认定为孙犁麾下,岂不牵天下之大强也。唯文学之事,独一无二的才值钱,流派愈多愈好,同伙愈少愈妙;每个写手都成为异于他者的孤家寡人,则更是妙上加好。纵观“荷花淀派”的营造过程,听不到金梅什么声音,孙犁本人也未见得领情。细想想,这是绝非偶然的巧合。

金梅不善交际,但对于别人所托,从来都上心去做。这么多年,我时常有事麻烦他,总获他倾力相帮。唯有一事,让金梅为难,没有办成。我在天津多年,不曾见过孙犁,老以为反正同居一城,迟早都有机会。后来听说孙犁患病,才萌生急迫,请求金梅引

见。但因孙犁病情反复，一直未得探视。2002年春节前的一天，在总医院高干病区，随单位慰问小组，我终于走近孙犁病榻。是时老人已少神智，令我久久注视，鼻子发酸，生出无数感伤。

孙犁去世，给金梅沉重一击，茶饭不思，恍惚多日。一个艳阳天，他打开《孙犁文集》，开始逐篇重温。读书竟有先难料到的结果，他发现，自己对忘年之友孙犁的仰慕之情，对老师孙犁的敬畏之心，丝毫未随孙犁的辞世而平息。接着的念头是，趁着精力允许，再写一本书，继续解读总也体味不尽的孙犁。有一天，我去看他，他说起新书的构思：“而今传记少变化，我想做点尝试，写孙犁，基本不涉及他的创作，主要记叙他的读书，从小时到去世，贯穿一生。”听他如此一讲，我知道此事绝非轻而易举，付出昂贵的心血成本将在所难免。但金梅既然已将图纸设计出来，工程的竣工自是可以期待。于是，我仿佛看到了这本书的模样：角度的新颖是一定的，资料的丰富是一定的，内容的可读是一定的，对孙犁研究的独特建树，也必然是一定的。

去年春末某日，金梅电话告我，他的眼疾加重，需动手术，言语中不胜其烦。对他来说，读了几十年的书，写了几十年的字，靠的就是这双眼。而今眼睛出毛病，打破的是他几十年的生存秩序，其内心惆怅可想而知。他尤其悲观的是：耽搁下去，为孙犁写传怕是完成无望了。

谁也不曾想到，经过手术，金梅的眼疾基本得以康复，这真叫老天有眼。新著未完的一多半篇幅，也补写得出奇顺手。有这圆满的结果，朋友们都真诚地替他高兴。

金梅接近、学习、研究孙犁的时间，往回可以直推四十多年。其时孙犁尚无后来的声望，由此可见金梅与世故、功利无缘。仅从这点上说，这本书值得信赖，值得阅读，值得收藏，值得推荐。

2006年12月5日

（任芙康：《文学自由谈》和《艺术家》两刊主编、天津市写作学会会长）

小 引

在广大读者的心目中,孙犁是一位文学大师,著名的创作家。及至目前,为其写传的人,大多也是从研究和评论他的创作入笔的。这当然都是很对的。

只是以笔者之见,孙犁不单是一位文学大师和创作家,更是一位典型的读书人。何以会有这样的想法呢?自识字启蒙开始,直至其晚年因病辍读,他在漫长的一生中,除了十年浩劫中的一段时间,无时不与书籍相伴随。此其一。其二,教书、编辑、写作,是他一生从事的三种职业。这三种职业,又无一不与书籍有关,教书、写作,其与书籍之关系,自不待言。编辑的报纸或刊物,亦属于书籍的范畴;而扶持作者,不也是为了培养写书的人才嘛。其三,在中国老百姓的观念中,读书人是一个美好的称谓。当然,并非所有识字读书者,均可以此相称。在古代,学而优则仕,固为正途,但一入仕宦之列,已是大小官吏,不能再称之为读书人。识文断字,学富五车,却又趋炎附势,唯利是图者,更与读书人的本义,南辕而北辙,只可以斯文扫地视之。大凡堪称读书人者,多系不慕富贵,远离官场,甘于寂寞,潜心学问(包括写作),刚正不阿,清风亮节之士。孙犁当此称谓而无愧。

可以说,孙犁的一生,是寂寞的一生,嗜书、读书的一生。孙犁是信奉鲁迅“无聊才读书”之言的,并说“无聊即寂寞”也。在他,也正是其始终不渝的嗜书、读书的爱好,给自己的寂寞生活,带来了愉悦与宁静。

在笔者,最初起意要从读书生活这一视角为孙犁写传,还有以下一点想法。

要想成为一个有别于他人的、风格卓异的作家,除了独特的生活经历和性格才情,还要有渊博的学识。前者虽是形成风格的基础,但不能经由后者的充实、涵育与提纯,只能停留于表层的、粗浅的、原生态的状态。创作风格,是一种特定的高层次的思想艺术境界,它既从作家的生活、个性、才情中来,也从其渊博的学识中来,是二者相激相发、无间融会之后的一种无形的结果。不好说,是哪种学问推动了风格的形成,但可以肯定,没有学问或学问浅薄的人,是难以期望其形成风格的。当今年青的一代,暂且不能与之比肩,便是在他的同辈人中间,孙犁亦堪称具有渊博学识尤其是文史功底的作家。这是他的创作能够独树一帜的奥秘之一。

孙犁虽不问魏阙,不涉仕途,但绝非桃花源中人,他时刻关注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;同样,作为作家,孙犁虽不追风,不赶浪,但又不是象牙塔中人,他从不写作脱离时代和生活实际的文章。其晚年之文,多谈论古人古籍的读书记。然如他自己所言:“行文之时,每每涉及当前实况。”(《读〈史记〉记》)更确切地说,他是针对“当前实况”,才去谈论古人和古籍,以从中生发出有益于当今世道人心和文艺创作的哲理。

孙犁晚年,不止一次说过这样的话:“我老了,应该说些切实的话,有内容的话,通俗易懂的话”;“我老了,要说心里话,不愿再在头上插一朵鲜花,惹人发笑。”他的话,常常不合故弄玄虚的新潮者的口味,或被视为老生常谈而不屑一顾。然而,又正如他所说:“古今中外,凡是真正的哲人,凡是伟大的文学家,他们的语言,都是质朴的,简短的。道理都是日常的,浅近的。”(《〈陋巷集〉后记》)唯其是“日常的”和“浅近的”,也就容易被人们所忽略。我之写这本述多作少的书,除了向书迷们介绍孙犁一生爱书、读书的经历,也盼望文学界中人,能从孙犁这位读书人,结合其人生和艺术实践所悟出的、极富启发性的阅读体会中,得到一些启示。

目 录

序 任芙康 /1

小 引 /1

孙犁是一位典型的读书人,教书、编辑、写作是其一生所从事的三种职业。他不仅学识渊博,而且时刻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。这是他的创作独树一帜的奥秘。

一 书缘之始:启蒙时期的阅读

1. 来自历史悠久的穷乡僻壤 /2

1913年5月11日,孙犁出生于河北省安平县东辽城村。这是一处古老的方域。母亲生了七个孩子,只养活了孙犁一个。

2. 民间艺术的感染 /4

孙犁与书的关系,开始于听评书《三侠五义》和大鼓书《呼家将》等说唱艺术,“吊挂”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3. 第一次借读《红楼梦》 /6

四喜叔知道年近 10 岁的孙犁喜爱看书,就把一部《红楼梦》借给了他。在阅读书本的同时,他“痛苦地看到了严酷的生活本身”。

4. 开始阅读新文学作品 /9

孙犁上高小后,爱上了新文学作品,文学研究会作家们的作品对其日后的创作影响尤大。

二 多方修业:追求探索时期的阅读

1. 在古城的六年苦读 /16

除了课堂受教,孙犁利用课外时间,阅读报纸、杂志、图书,在历史、哲学、文学等方面,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2. 初试笔锋 /22

孙犁在中学期间,就创作了《孝吗?》、《弃儿》等主题思想鲜明的短篇小说,并在《中学生》上刊出了《〈子夜〉中所表现中国现阶段的经济的性质》一文,准确地把握了《子夜》的主旨。

3. 苦闷迷茫中的精神支柱 /28

中学毕业后,孙犁曾在北平流浪,也无奈地当过小职员。茫然困乏之中,唯一能给他以安慰的是图书报刊。一年夏天,他在家乡破天荒地订了一份《大公报》,并把看过的报纸按日期排列起来,把有社论和副刊的一面糊在墙上,在天气晴朗或刮风下雨不外出时,上到炕上,或仰或卧,或立或坐,重新阅读那些他所喜欢的文章。这堪称千古未见未闻的阅读景观!

三 学以致用:战争时期的阅读与写作

1. 用知识投入抗战的行列 /38

抗战爆发后,孙犁带笔从戎,撰写了《现实主义文学论》等长篇文章,被誉为“冀中的吉尔布丁”。在晋察冀通讯社工作时,又撰写了《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》《少年鲁迅读本》等广泛流传的辅导读物,半个世纪后,他将它们称作“我真正的青春遗响”。

2. 编辑生涯的开始 /46

1940年后,孙犁开始编辑《山》、《鼓》等刊物,作为编辑家,他迈出了第一步。他曾编发和鼓吹过田间、魏巍、梁斌等人的佳作。

在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争论中,他虽极而言之说自己已是“倾向洋化”的,但实际上是很重视继承和借鉴民族文化遗产的。

在参与《冀中一日》写作运动后,孙犁提议编辑出版了《纪念鲁迅先生特辑》,并根据群众写作运动的实践,撰写、出版了产生重大影响的《文艺学习》一书。

3. 参加抗战给了他一个文学上的机会 /54

1944年夏,孙犁调入延安“鲁艺”。在那里他创作、发表了《荷花淀》《芦花荡》等艺术风格独特的作品,成为引人瞩目的一颗文学之星。1978年,历经磨难的孙犁表达了对《荷花淀》一作的珍爱之情:“时间检验了这篇五千字上下的小作品,使它得以流传到现在。”

抗战胜利后,孙犁回到冀中从事创作,并主编《平原杂志》,由一个幻想当作家的文学青年成长为名副其实的作家。

4. “野味读书” /64

在战争年代,孙犁总是随身携带一本书,如有空闲,就读上几行或几个页码。

在缺少图书的农村,他对书的兴趣同样浓厚,遇见好书,决不放过。一部《聊斋志异》,经过了若干年月零散回环的阅读,才全部读完。对这类游击式的阅读,他称之为“野味读书”,并感慨地说:“我对野味的读书,印象特深,乐趣也最大。文化生活和物质生活一样,大富大贵,说穿了,意思并不大。山林高卧,一卷在手,只要惠风和畅,没有雷阵雨,那滋味倒是不错的。”

四 广事购求:想当藏书家的愿望

1. 阅读兴趣的转移 /70

进城后,孙犁读书,“从新文艺,转入旧文艺;从新理论转到旧理论;从文学转到历史”。这种变化,既有远因,又有近因。

2. 沉潜于古籍的搜求之中 /74

进城初期,孙犁零买了一些古书,阅读时只是凭一时之兴致,顺其自然罢了。

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后,他大规模地和有计划地购置古旧书籍,先是买新印的,后又转为买石印的、木版的;先是买笔记小说,后又买正史、野史等。

“买书的欲望,和其他欲望一样,总是逐步升级,得陇望蜀。”他如是说。

3. 多方涉猎 /88

一心想当藏书家的孙犁,四库书中,除经部书较少外,其他三部的书籍收藏甚富。

他收藏与阅读的古籍,呈两头小中间大之势:先秦与

明清的古籍少,汉魏六朝至唐宋两朝的古籍多。

五 装书遣怀:非常时期悲愤之情的独特表现

1. “书之遇,亦如人之遇” /99

“文革”风暴骤起,孙犁的藏书被抄。

1972年秋落实政策后,他再次有了“鼓捣”旧书的时间与机会,并将彼时彼地的感触、心境、行迹等,题写于书衣上面。因这类文字当初并非为了发表,其所表达的情感就具有了高度的真实性和可信性,同时也具有了特殊的文献价值。

2. “能安身心,其唯书乎!” /108

“文革”末期,孙犁的婚姻生活屡起波澜。他在诸多书衣上毫不避讳地表露了出来。对此,1994年12月1日他写道:“如无书籍之消遣,不知将又如何度日也。”

3. “渐露生机”之迹象 /117

孙犁的书衣文字凝重低沉,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渐呈明朗之势;同时,其书衣文字记载了周恩来总理逝世等重大事件。因而,“向无日记”的孙犁,在1986年3月6日如此厘定其书衣文录的价值:“实彼数年间之日记断片”。

六 别样阅读:扶持新人新作的园丁

1. 为他人作嫁衣裳 /124

孙犁主持的《天津日报·文艺周刊》,像一个苗圃,培养了享誉文坛的刘绍棠、从维熙、阿凤等作家,他与他们也建立了“远方兄弟”般的情谊。“一张小小的《文艺周刊》,竟然献给文苑满天星斗。”从维熙如是说。

2. 以培养作者为本的编辑理念 /135

在长期编辑工作中,孙犁形成了一整套编辑理念。其对编辑职责、修养等方面的论述,至今仍值得深品细究。

3. “再去寻找新的青年作者” /146

20世纪70年代末,孙犁重返文坛后,虽不再直接参与编辑工作,但仍一如既往地关注着新作家的成长。读新人的作品,是其“别样阅读”生活的一部分,不仅铁凝、贾平凹等如今声播文坛的作家,曾亲炙其教诲,直接得到其扶持的一般文学青年也有五六十人之多。

七 直面文坛:关注新时期文学走向的阅读

1. 热情赞扬与推介新人新作 /166

粉碎“四人帮”之后的十年,孙犁以极大的热情,阅读了大量新出现的文学作品,连续写下多篇《读作品记》,对刘心武、林斤澜、宗璞、舒群等人的创作,进行了热忱而精确的评价。作为真诚的作家、评论家,他的论说切中肯綮、视野开阔、实事求是。

2. 坚守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 /179

在与青年作者通信中,孙犁反复强调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传统,将其核心“真实”和“真诚”称作“创作的命脉”。他还将文学上的现实主义与社会思想史上的人道主义融为一体,以赋予现实主义应有的思想艺术高度。

3. 维护文学的纯正性 /191

以直面文坛的勇气和维护文学纯正性的坚毅之心,孙犁对一些出版社、刊物对作家浮躁之风的助长,色情小

说、武侠小说的泛滥,文学理论上的混乱和胡乱吹捧之风等不良现象,作了严肃、认真的批评,展现了一位老作家忧国忧民的情怀。

八 温故知新:艺术和人生体悟的升华

1. 远近之间的文学与现实生活和现实政治 /212

文学与政治的关系,是孙犁关注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。“离政治远一点”,但“不是脱离政治”,是他结合自己的实践而得出的创作之路。

2. 作家的生长和发展规律 /222

联系古今中外作家的成功经验,孙犁对作家生长、发展必需的生活基础(尤其是个人独特的经历)、时代环境、文化修养等,作了剴切的论析。

3. 作品的艺术生命力来自何处 /240

孙犁认为,高尚真诚的情感,朴实真切文字,是作品得以流传的关键。

孙犁的作品之所以具有较长的艺术生命力,还在于他是较早的“文学觉醒者”,并以入世的态度,写出世的文章。

九 取法乎上:高标准的阅读方式

1. 耄耋之年“故习”未改 /252

晚年的孙犁,依然手不释卷,阅读不已。其所作读书记,还是那样富于鲜明的针对性和现实性。他说:“行文之时,每每涉及当前实况,则为鄙人故习,明知其不可,而不易改变者也。”这才是作家和读书人孙犁本色之所在。

2. “读书首先要知道爱书” /257

对书,孙犁有一种体贴入微,一尘不染,归置整齐的洁癖。看看他修书的情景,就不难理解其为何这样说了:“我对书有一种强烈的,长期积累的,职业性的爱好。一接触书,我把一切都会忘记,把它弄得整整齐齐,干干净净,我觉得是至上的愉快。”

3. 高屋建瓴式的阅读 /264

孙犁阅读的起点是很高的,几十年间按照《鲁迅日记》附录的书账购书、读书;他的“三不读”的准则,反映着其处世为人的品格;他在读书中善于连类而及,善于参照综观,尤值来者师法。

4. 作家要有自己的师承系统 /280

孙犁独特的创作风格的形成,离不开其师承系统。对此,他曾明确地说:“中外作家之中,我喜爱的太多了。举其对我的作品有明显影响者,短篇小说:普希金、契诃夫、梅里美、高尔基、鲁迅等。长篇小说:曹雪芹、果戈理、屠格涅夫等。中国的散文作家,我喜欢庄子、韩非、司马迁、嵇康、柳宗元、欧阳修和鲁迅等。”

附录:如何阅读孙犁的晚年 /291